

我的书生爸爸(上)

□陈健全

业于江苏省立第二代用师范学校)的言传身教,好读书,善思考,讷言敏行。他翩翩少年,“书公子”一个,每天,小学一放学,就一头钻进西厢房,那是祖上的藏书楼——浸月楼。可能缘于念过两年私塾吧,他喜读古书,《千字文》《朱子家训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论语》等倒背如流,悦读《芥子园画传》《资治通鉴》《二十四史》等;对先祖的四册《浸月楼印记》,尤其爱不释手,临池之余,心慕手追不已。这无形中影响了弟妹,他们也一个个走上读书之路。那年代,一门兄妹六人,出了三个大学生、一个如师生,即便城里,也是不多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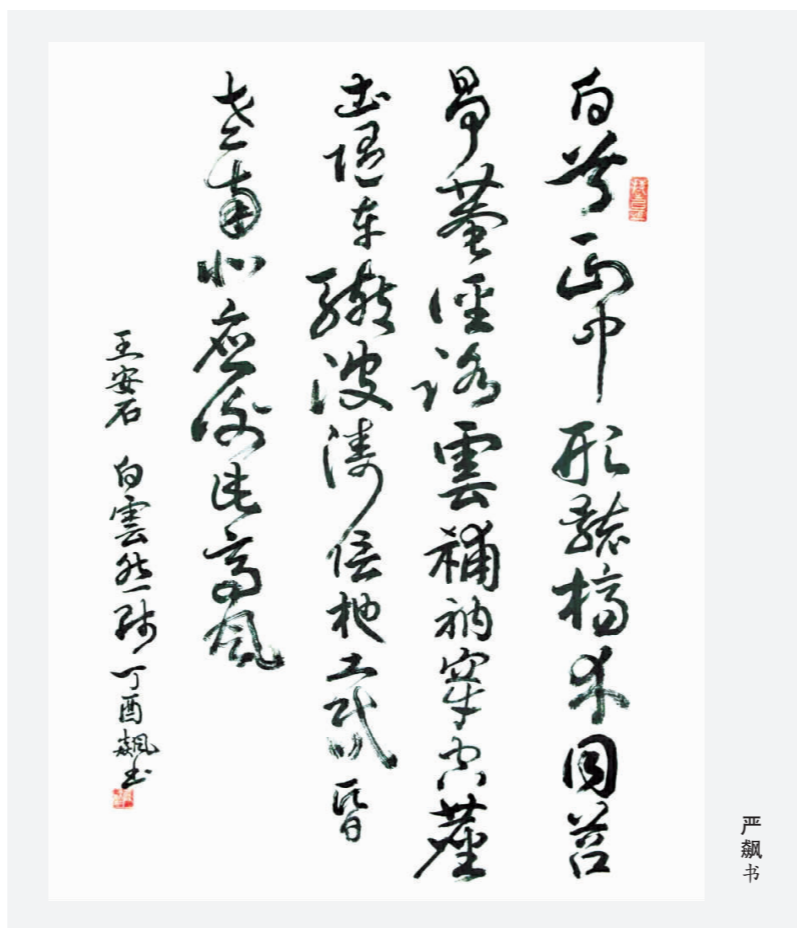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,他升入如中初中读书。天分显露,品学兼优,如按现代的流行语,即“学霸”一个。小叔叔杨群生说:“三哥在县中成绩名列前茅,有回全校获第二名,奖品为‘大前门’香烟一条,委实不伦不类,所以,特别记住了。”他还说,那时,大哥在北平傅作义军中,二哥在天福绸布店学徒,父亲有意培养三哥,曾于银行存入一笔钱,以备日后的大学学费。可是,临了金元券发行,国民党政权的崩溃,钱若泥牛入海。而父亲从1938年3月日寇侵占如城后一直拒任伪职,闲赋在家。加之本来收入颇丰的祖父病歿,无疑雪上加霜,以致家道中落,靠变卖祖产为生;父亲很懂事,每到假期,携如师初师生的四哥杨昌生卖报纸,去车站、码头卖报,补贴家用,聊胜于无。

那时,民生凋敝,全家虽不至食不果腹,但为减轻家庭的负担,1948年9月初中毕业后,他转如皋师范读中师。年末,炮声隆隆中,他随校南迁常熟,直至1949年12月返回如城。有天,爸爸翻阅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,无意中,读到刘振圃同学的一篇忆旧短文,文中有:

“1948年底,我就读的江苏省立如皋师范南迁江南常熟,我回到家乡(靖江)。通过邮政代办所,与南迁的同学保持通信联系。”那年18岁,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。但忆虞山脚下,“南方夫子”言子墓畔,背井离乡的日子,他语气淡淡的,却不免老泪盈眶。据说,南下江南,娘从手上抹给他金戒指一枚以备不时之需。无以度日,万般无奈之时,他才肯一点点剪着变现。

日子虽苦,但校园的生活是丰富的,可谓苦中有乐。师范生虽不多求多专,但求多才多艺,全面发展。如师三年,他通晓棋书画,尤喜习颜体《勤礼碑》,画油画,吹笛子,拉胡琴,下象棋,研棋谱。小叔叔撰文回忆:“三哥动手能力超群,他竟会制作胡琴、竹笛,甚至竹骨雨伞。做的伞很好使,家里一直用了很多年哩。”说到这里,我不禁想起,少小曾流连如师的音乐楼,风琴共鸣中,对琴师羡慕不已。见此,爸爸的同事聂培成老师,他当年的如师同学,抚着大胡子哈哈大笑:“别看你爸不吹不擂,其实吹拉弹唱有一手,何况胡琴和竹笛还会自己做呢!”怪不得,常言道:“真人不露相。”我小时候,唯入选文艺队时,爸爸才偶爾亮相,点拨一二。忆往昔,夏夜时分,陋巷深处,《牧笛》悠扬,犹响心头。

爸爸杨冬生,行三,生于1931年冬月初九日,故名冬生。出身于如城集贤里冒家巷书香世家的他,自幼耳濡目染曾高祖杨介寿所遗浸月楼藏书(杨介寿,嘉道年间人,有《浸月楼印记》传世,入藏南通博物院),受北洋法政学堂肄业的祖父杨世和(民国时主事如皋律师公会)、一校之长父亲杨希年(毕



严枫书

冬日里的梧桐叶

□查鑫鑫

冬风呼呼地吹	那“沙沙”的声响
吹落着梧桐叶	仿佛叙述着
金色的叶子如闪耀的流星	昔日的繁茂
从树上划落下来	度过的酷暑
一片,一片,再一片	和不凡的一生
那清晰的叶脉手掌般张开	
似乎想抓住什么	捡起一片梧桐叶
是匆匆的岁月	似乎捡起童年的记忆
是逝去的年华	那时的梧桐树一样的
还是不可挽留的青春	高大磅礴,茂盛的叶子
	怀揣梦想,用意志
寒风依然清扫着	开拓出积极向上的力量
地上枯黄的梧桐叶	即便在分解叶绿素的冬日
重重叠叠似烈火	

刘补衣

□韩良玉

有一天,我和吴志楠老师聊天时,无意说到了“刘补衣”。10多年前,吴老师买了一件衣服,无论是质量、还是款式到现在来说都不算落后。问题是这件衣服拉链坏了,所以一直在衣橱里闲着。前不久,他拿着这件衣服兴冲冲地来到北门大街上找到一位鞋匠修补,可是那鞋匠拿着翻了翻、看了看,面露难色地说,肉联厂门前有一位专门补衣服的女人,你去那里修补吧。吴老师心理清楚:修补这件衣服是有一定的难度。于是他只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肉联厂门前,找到那位女人。她拿着衣服,问清毛病之后,不废力便换好了拉链,而且修复如初,让吴老师啧啧称赞。吴老师付好款,连声谢谢准备转身离开时发现,在这女人用的缝纫机前方,赫然挂着一块黄色纸牌,上面写着“刘补衣”三个黑色的大字,蛮有趣的!吴老师在心里嘀咕着。

吴老师饶有兴趣讲完这件事后,让我联想起家中也有两件衣服需要修补。记得小时候衣服坏了,总是妈悄悄把衣服补好,妈妈说:

穿衣服一要干净,二不能坏破。妈妈还说乡下人有个好的风气,对穿衣是笑破不笑补。我虽然穿有补丁的衣服,但一点不感到自卑,因为那补丁里藏着深深的母爱,也诉说着生活的艰辛。后来母亲年老补衣服眼神不好,于是补衣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到妻子身上,再后来生活条件渐渐好了,橱里的新衣服越来越多,打开衣橱,新衣服可谓是琳琅满目。偶尔衣服纽扣扣掉了、或者线缝裂了,妻子在修补时反而遇到烦恼,主要是找不到与衣服相匹配的材料。送到服装店,人家嫌生意小,不屑一顾。可现在好了,遇到了“刘补衣”。

一个初冬的下午,我带着需要修补的衣服见到了“刘补衣”,只见她头上戴着羽绒帽子,埋着头、踏着缝纫机,专心致志修补衣服,周围有几位女顾客在耐心等待着,旁边有两个孩童在追逐嬉闹。“刘补衣”抬头见到我的一瞬间,我们彼此一愣,接着是惊喜,几乎同时打起招呼。原来,所谓的“刘补衣”是我的同事,10年前,我和她在肉联厂上班,“刘补衣”叫刘盟

霞,记得她在洗衣车间工作。2008年8月份,我们下岗之后再也没有相遇。通过简单的交谈,她的人生故事很快浮出了水面。

16岁那年,父亲送她学缝纫,由于她聪慧又肯吃苦耐劳,很快掌握一手缝纫好手艺,她结婚生子,后因故选择离婚。后又再婚,男人大她10岁,是如中老三届毕业生,在肉联厂财务科上班,还是一位注册会计师。其实她也不错,由于缝纫技术技高一筹,带了几位徒弟,一些厂家职工服装都是送给她加工,就拿肉联厂来说,下面有13家分厂,每个厂工人服装都由她负责定制。1994年,34岁她听说肉联厂里的中日合资米久公司招工,心血来潮的她也想进厂当一名工人,以便退休有保障。可是已超过招工的年龄,好在中日双方老板看她能干,破例招她进厂。

自从下岗后,她去苏州帮儿子照看两年孩子,回来后重拾缝纫技术,就在家门口,利用父亲40多年前帮她买的二手蝴蝶牌缝纫机,摆摊修补衣服。由于她修补的衣服可谓天衣无缝,顾客络绎不绝。她

告诉我:有开着宝马车送衣服来,有从文峰刚买来需要改的,有的年轻人在网上买的,裤脚嫌长的,有在别处修补,主人不满意拿到她这里返工的。我在和她谈话,总见她手脚忙碌着,时而埋头踏机补衣,时而拆补线缝,时而接待顾客。我发现她缝纫机左右的地上,还堆着好几个颜色各异,大小不一鼓囊囊的袋子。“刘补衣”告诉我,那是顾客放在这里,来不及修补的衣服,她晚上只好拖着疲惫身子把这些袋子往回拎,感觉到很累很累。晚饭后,只好挑灯夜战。直率的她还告诉我:先生退休后,还在一家加油站工作,收入不菲,她退休工资虽不高,但补衣的收入一年有好几万,她现在可不缺钱花。不过她从她布满笑容的黝黑脸上,读到她的生活苦与累,甜与乐。

我真想不到“刘补衣”很忙,真的很忙。人啊!还是要有一技之长,有的这一技之长,在人生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,总能活得很从容、很踏实、很富有、很感人。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·文化传承篇

文明因交流而多彩

文明因互鉴而丰富

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宣